

## 克利希之島

老先生蜷緊雙腳，艱困地揮動寥稀羽翼，啪啪啪，沉重的身軀讓他的雙腳一點一頓地不時墜地。突然，一陣旋風從背後襲來，老先生不小心絆了一跤，身子陡地向前撲去。霎時，他的雙腳本能一縮，便與腳下的踏實土地永遠分隔開來，此後他便以一種怪異的姿勢，既躊躇心虛卻又如釋重負地朝北國飛去，像一隻克利希鳥。

這一天下午五點不到，老先生便形色匆忙地從五樓公寓走了出來。

以往老先生總是準時五點出門，他習慣慢條斯理的把鐵門帶上，然後從褲口袋裡掏出鑰匙，顫著手一扭一轉把鐵門給鎖上。最後，他還會近乎反射地扭轉門鎖，再三確定鐵門上鎖無誤之後，才挨蹭著樓梯扶把，一階一梯緩步下樓。

但這一天下樓時，老先生非但忘了扭轉門把，甚至連樓梯都忘了扶，因為他急著到醫院去接老伴，他要告訴她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他們的人生出現了重大的轉折。

一下樓，老先生便不自覺架起胳膊擋住炙人的陽光。

抬眼，只見明亮螫眼的白太陽在西天高樓間浮晃。不知是溫室效應還是怎麼了，老先生只覺得小城的冬天越來越溫暖，他印象裡的冬天是那種嘴巴一呵便是一團白茫茫的霧氣，會把他們一家老小給凍得偎抱在一起的嚴冬。不過老先生早已習慣小城冬日的溫暖和煦，只是記憶裡那種冷到骨子裡的冬天，還是讓老先生懷念不已。

「駱先生，要不要幫你留一點菜？」樓下自助餐老闆一見到老先生下樓，便熱情地上前寒暄。

老先生搖了搖頭，回他一個腴靦的笑。

此時，端了一盤熱騰騰的青菜出來的老闆娘接口道：「莫要緊啦，反正攏是自己人。」

對於自助餐老闆的好意，老先生不知該如何拒絕，他只好再次回給他們一個不自然的笑臉，因為他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婉拒，晚上一回到家還是會看到自家門把上掛了一個溫熱的便當。

老先生很肯定今晚不會再吃便當了，因為他心底正盤算著要帶老伴去哪裡吃點特別的，儘管他不清楚哪裡有賣什麼特別的東西。但他唯一知道的是：今天是個不尋常的日子，他得做些不一樣的事。

不一樣——這十年來老先生連想都不敢想的字眼。

十年前，老太太發生車禍變成植物人，由於老先生堅持不肯讓老伴長

期住院療養，「那跟死人有什麼兩樣？」就這樣，老先生執拗地推著植物人老伴往返醫院住家兩頭，「至少她是住在自個兒的家。」那一年老先生才五十七歲，他還因此提早辦退休。

足足有十年了，老先生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幫老伴梳洗，八點準時打電話給隔壁的林先生，他一聽到電話鈴聲響起便會主動過來幫忙把老伴背到樓下，那時老許的計程車早已在樓下等候。送老伴到醫院後，老先生便獨自走上一小時的路程回家，到了下午五點再準時從家裡出發，花一小時的時間，循相同路線到醫院接老伴。下午六點鐘，準時抵達醫院的老先生，會看見老許的計程車已在醫院外頭停妥，準備載他們回家。

這十年來，老先生的生命就在極端規律的重複中，一點一滴地流逝掉了，他本以為自己的後半輩子就這麼了，平靜安穩，不會再有什麼波瀾。但沒想到就在今天，他的生命竟起了個大變化。

自前年開始，一股彩券的熱潮襲捲小城，每個人都在討論彩券上億的高額獎金，然而這一切都與老先生無關，他還是過他平淡重複的日子，並且彩券的熱潮很快就退燒了，如今彩券頭彩屢屢連一千萬都不到。但自今年初，老先生也跟著買起彩券來了，原因是電視新聞說彩券營收屢創新低，政府正醞釀廢除彩券。聽到此一新聞的老先生頓時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他突然強烈地想去抓住一些過去了就不再回來的什麼東西。

老先生開始固定在接老伴途中，趁機到鄰近的彩券行買一張由電腦選號的彩券。此後，一個禮拜一張彩券成了他生命中唯一可以期待的事，或許這會為自己和老伴帶來些什麼不一樣也說不定，老先生心底想。

只是這一年來，老先生從沒中過半次獎，因此買彩券漸漸變成一件例行公事。但老先生始終沒放棄買彩券的原因，與其說是他心中還存有期待，不如說是他不知該如何放手。

老先生不知道買彩券對獎，其實和他送老伴到醫院就診並沒有什麼兩樣，這兩者都是不可能的任務。老先生的生命被這兩件不可能的任務給纏住了。然而今天，其中一件不可能的任務竟然達成了！老先生中了樂透彩二獎。

老先生要趕到醫院告訴老伴這個好消息，他們或許真的可以到克利希島去了。

克利希島。許多年前，老先生曾在類似國家地理頻道的電視節目上，看過一種名叫克利希的鳥，牠們的雙腳因為嚴重退化，所以自出生開始就不停地飛翔，連飲食、交配都在空中進行。牠們日夜不停地飛翔，只為在死亡前一刻，抵達一個叫克利希的北國島嶼。

那有什麼意義？老先生不解，但他直覺克利希島一定是一個他從沒見

過聽過，甚至無從想像的特別地方。但他從沒放在心上，直到老伴變成植物人的頭些年，他才又想起克利希島這個地方。

如果老伴好了，他一定要帶她到克利希島看一看。頭幾年，老先生還一直掛念著這件事，只是到了後來，十年都過去了，老伴還是沒有半點起色，他才漸漸半強迫半放棄地把這件事給遺忘了。

十年來，不管炎涼寒暑還是刮風下雨，老先生每天固定在同一時間路過同一地點。前些年，天氣晴好的時候，老先生還經常推著老伴走路到醫院。只是近兩年，小城的空氣愈來愈糟、交通越來越亂，此外老先生的體力也大不如前了，因此再也見不著老先生推著老太太緩步到醫院的溫馨畫面，但老先生獨自一人的時候，他還是習慣一個人走路到醫院，走路回家。

只是今天老先生明明就急著到醫院，卻還是不自覺地選擇了走路。老先生沒有意識到自己對規律的生活已經產生了慣性，即使得了樂透彩也沒能打破這樣的慣性。

「駱先生，今天早了一點喔」一個陌生的聲音傳來。

老先生聽見身後有人喊喚自己的名字，回頭一望原來是名沿著人行道慢跑的陌生男子，老先生溫厚地朝他點了點頭，陌生男子也朝老先生揮了揮手，然後便轉了個大彎朝反方向離去，從陌生男子行進的路線來看，像是刻意過來和老先生打招呼似的。

對於陌生男子的莫名舉止，老先生並沒有因為狐疑或者不解而稍稍停下腳步。在這條老先生每日來回往返的路上，幾乎所有人都見過他蹣跚獨行的身影，也都聽聞過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不間斷地帶著植物人老婆往返醫院的動人情事。因此有不少熟識或者根本就不相識的人會在老先生經過時特別過來和他打聲招呼，然而更多數的人只是在老先生經過時，默默地投以雜揉祝福、傷感或者慨嘆的目光。

現下，老先生正停在斑馬線前等紅綠燈。

前頭三名白衣黑裙高中女生模樣的女孩，像是不期然地撞見心儀的偶像那樣，先是既驚且喜地朝老先生的方向指點竊語，繼而像終於確定了什麼似的，歡欣雀躍地直朝老先生猛揮手。不明所以的老先生以為她們是在對自己身旁還是身後的什麼人揮手招呼，因此還刻意低下頭去假裝沒看見免得尷尬。

待紅燈轉綠，老先生才若無其事地抬起頭，挪動腳步準備過馬路，但仍羞赧地不敢直視正前方，然而前頭的高中女生已早一步朝他疾奔而來。

喀嚓

就在馬路中央，沒有任何預警地突然一道白色閃光打在老先生臉上，

他直覺地眯眼架胳膊擋住襲來的閃光。待老先生會過意來，才發現原來是馬路對面的高中女生一邊快跑，一邊拿起手中的相機朝自己按下快門。

「你是駱伯伯嗎？」一個臉紅撲撲的胖女孩氣喘吁吁地問。

「我——」老先生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你就是那個每天送太太到醫院的駱伯伯，對不對？」另一名個頭嬌小臉旦秀麗的女孩喘著嬌氣，雙手抱拳偎在胸口用崇敬的口吻問。

老先生尷尬地笑著點頭。

「駱伯伯，我們可以訪問你嗎？我們要編校刊。」戴著一付深度玳瑁眼鏡，三人之中似乎以她為首的女孩遞給老先生一張自己設計的簡單名片。

老先生將眼睛湊近名片，原來是這附近一所小有名氣的省立女中校刊編輯。

「是我們指導老師推薦我們來採訪你的。」胖女孩說。

老先生面露疑惑，有點納悶。

「我們老師也是輾轉聽別人介紹的。」眼鏡女孩解釋。

「我們還知道現在你正要去醫院接你太太。」秀麗女孩說話時臉龐微仰。

老先生注意到這女孩的臉形輪廓、頸項弧線有幾分神似年輕時的妻，但當他試著搜尋記憶裡妻年輕時的身形姿影時，卻滿腦子都是老伴變成植物人之後的臃腫慘白。

「駱伯伯，我們能陪你去醫院，順道沿途幫你拍照記錄嗎？」眼鏡女孩問。

拍照記錄？老先生聞言一愣，什麼時候自己竟成了值得讓人用影像文字記錄下來，像追蹤記錄某種珍稀鳥類的生命遷移史那樣。

「我們本來想從駱伯伯你出門的那一刻開始，沿途拍照記錄，可沒想到你今天這麼早就出門了。」秀麗女孩的唇型薄翹，因此說起話來總散發著那麼點輕佻撒嬌的味道。

「駱伯伯你平常不是都下午五點才出門的嗎？怎麼今天怎麼早，」秀麗女孩抬起手臂看了眼手錶，「現在才五點不到。」

秀麗女孩連抬手看錶的動作都讓老先生心神為之一蕩，那樣小巧白晰的手腕，那樣輕巧纖細的動作，那樣近乎輕佻與無邪的眼神口吻。

「駱伯伯，我們能採訪你嗎？」眼鏡女孩問。

「駱伯伯，讓我們採訪你好不好？」秀麗女孩突然抓起老先生的手腕，嬌嗔地晃搖起來，「讓我們採訪你嘛。」

登時，老先生只覺得手腕冰涼滑膩，心神一陣惚恍，手心不斷冒出溫

熱的濕汗。從俯視的角度望去，秀麗女孩頸側薄稀透明的汗毛，在夕陽餘暉的照耀下一閃一耀的，老先生一時看得痴了。

在女孩們溫情的包圍下，老先生沒有任何防禦能力只能點頭答應。

「駱伯伯，答應了。」秀麗女孩見老先生點頭，開心地自動鬆開手臂。

待秀麗女孩一鬆手，滿手濕汗一臉侷促的老先生窘迫地將手心往褲子上一抹，褲子口袋傳來彩券沙沙的紙張摩挲聲，頓時點醒了老先生：今天不是合適的日子。

「嗯，明天好不好？今天不太方便，因為。」老先生呐呐地想解釋什麼。

「好啊，那麼明天早上八點，我們到你家門口等你喔！」眼鏡女孩不在乎地爽口答應。

「你們知道我家住哪嗎？」老先生問女孩們。

「當然知道。」三名高中女生帶著詭笑異口同聲。

得到老先生口頭允諾的女孩們，像是好不容易打敗眾多敵手獲得和偶像約會進餐的機會似的，無限歡欣地和老先生揮手道別。

「明天早上八點見喔！」秀麗女孩突然回頭，圈起雙掌像手握擴音器那樣，大聲地對老先生說。

老先生帶著溫馴靦腆的笑容點點頭。

直至女孩們走遠了，老先生才興起一陣納悶：她們怎麼知道我每天早上八點出門？甚至連我住哪兒她們都知道？但隨即老先生便想通了：這個社區恐怕沒有人不認識自己。

五點半，老先生來到彩券行外頭。

彩券行外頭因為開出二獎而變得熱鬧異常，又是放鞭炮又是張貼紅彩的。老先生本想繞遠路避開彩券行，但一路上一直有個擾人的念頭在他腦中盤旋：如果今天沒去買彩券，老闆會不會懷疑中獎的人是我。一陣掙扎之後，老先生還是決定如常去買張彩券。

老先生本想不動聲色和大家一樣排隊買彩券，但老闆一見到老先生排在人群後頭，便立刻從抽屜裡拿出一張像是事先準備好的彩券，傾身向前伸長手臂穿過人群遞給老先生。

混亂中，老先生尷尬地接過老闆手中的彩券，正想從口袋裡掏出幾枚硬幣，但隨即遭老闆伸手按住要他別客氣。臨走前，老闆還憨笑墩墩地朝店門口貼有「本店開出二獎」的紅彩比了比，像是要老先生不要氣餒繼續加油似的。老先生假裝會意地點點頭，招了招手然後才離開。

老先生覺得自己有點矛盾，先前買彩券是為了中獎，現在真的中獎

了，為了不讓人發現，還得繼續買彩券。像是某些生命開關一旦啟動了，就永遠停不下來。

現下，老先生正趴在七樓診療室外頭的迴廊護欄上等候老伴，她將在六點準時作完最後一道診療出來。從目前所在的高樓望去，不僅可以窺見醫院大樓的中庭景觀，還可以鳥瞰小城的東南隅——他住了半輩子的老舊社區。以往老先生總是準時六點到醫院把老伴接走，他不願在這兒多待一分鐘，因此從沒留意到有這麼一個地方。

從高樓下望，整座城市朦朧朧的，像罩上一層霧。冬天的夜晚來得特別快，老先生猶記得剛出門時，陽光還燦亮整人，不過才一小時的光景，天色就變得昏昏沈沈的，像蠟燭即將熄滅前一刻。

咦？那不是我家嗎？老先生沒想到居然可以從這裡望見自己的家，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奇異感。十年來，自己每天在醫院和住家之間來回往返，他一直以為醫院離家有好一段距離。

老先生饒有興味地在住家和醫院之間，尋找這十年來他每天行走的路線：下了樓，左轉經過地下道，右前方便是省立女中，然後路過志學路，便可看到彩券行，最後順著人行道一直走，便可抵達醫院。

怎麼這麼短？老先生有點無法置信，一定是自己眼花不小心數漏了什麼地方。他揉了揉眼睛，決定用手指點數，再確認一遍：地下道、省立女中、志學路、彩券行、醫院。

沒錯啊！老先生想不透為什麼這麼一條，從醫院高樓望去，看來比食指還短的路程，居然要走上一個小時。

以後都坐計程車好了，反正這麼短的路程也花不了多少錢，更何況老許好幾次都沒跟自己收錢。老先生伸進褲口袋，捏著那張即將為自己帶來不一樣人生的彩券，心底兀自盤算著。

還有，等一下要帶老伴去哪呢？即使老先生已在小城裡住了有二三十年之久，但這十年來，由於老太太行動不便，使得老先生一直被困在醫院和住家這樣一條單調的老路上，他已經忘了小城裡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了。

請老許帶我們去好了。老先生心想。

不行，突然到一些奢華的地方，一定會惹來疑竇的，還是回家吃便當好了。老先生又轉了個念頭。

不然明天吧，我騙老許說，我希望獨自帶著老伴散步回家，屆時再找不認識的司機帶我們去不一樣的地方，老先生暗自決定。

也不對，明天那群高中女生要來採訪自己，就怪自己一向不懂得拒絕

別人的溫情好意。老先生腦海中又浮現那個臉形輪廓、頸項弧線似妻的秀麗女孩。

那後天總行了吧！老先生終於打定主意。

五點五十五分，老先生遠遠地便望見老許的計程車開進醫院。車子在醫院中庭繞圈轉彎，正準備駛進候車區的時候，車燈打在一個坐輪椅的老人身上，老人不自覺地架起胳膊擋住強光。老先生聯想起下午，被高中女生用照像機鎂光燈打光拍照的景況。

她們會把自己和老伴之間感人的事蹟大篇幅地刊載在校刊上吧！老先生想像自己推著輪椅上的植物人老婆，落寞感傷踽踽獨行的孤獨背影被刊登在校刊上的模樣。

那我不是後天、大後天都不能帶老伴去不一樣的地方吃頓不一樣的什麼東西了嗎？屆時我和老伴將被永選框在一張相片上，這裡的每個人都會牢牢記住我的臉，他們會拿校刊上的照片偷偷跟在我身後比對，然後竊竊私語的說，就是他沒錯，他就是校刊上面寫的「鶼鶼情深、至死不渝」的老先生。

老先生一思及此，突然覺得全身乏力。過了今晚，自己將永遠哪兒也去不成了，他將被永遠地框在相片上、框在這個社區裡、框在每個人的記憶中。老先生開始焦慮了起來。

看一看手錶，五點五十七分，老伴就要作完最後一道診療出來了。

「駱伯伯，你來啦！」突然，有人從後頭喊喚老先生的名字。待老先生一轉頭，原來是從診療室出來，上個月剛分發到醫院實習的小護士。「還要再十分鐘喔！今天黃醫師來的比較晚。」小護士調皮地睜了睜眼，然後端著一盤金屬器具，回頭忙自己的事去了。

老先生只見過小護士一兩次，不過她好像已對自己十分熟稔似的。

「對了，」小護士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止住腳步回過頭來，說：「聽黃醫師說，我們院長決定把他的醫院宿舍留給你，那你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說完，小護士便轉進另一條走道。

老先生聞言先是愣了一下，然後發獃地望著前方即將被夜色淹沒的家，還有那條走了十年，怎麼走也走不完的路。

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小護士的話像漩渦一樣，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不停地在老先生的耳蝸裡旋轉。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他頓時覺得冷汗直冒，捏著彩券的手微微地顫著，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很快的，自己便會像實驗室裡的標本一樣，被永遠框在醫院裡，哪兒也去不了。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瞬時，一個強烈的念頭湧了上來，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趁天色未暗前，朝陌生的道路走去，

避開好心的醫生護士、司機老許、彩券行老闆、自助餐夫婦、林先生，還有這個社區所有認識自己的每一個人，去尋個不一樣的地方，好好地吃頓不一樣的什麼東西。

逃離的念頭猶如一股上昇的熱流，緩緩地將老先生的身軀托離地面。漸漸地，老先生看不見他的住家了，然後地下道消失、省立女中消失、志學路消失、彩券行消失、最後連醫院也消失了。這一條不比食指長，卻足足耗了老先生十年光陰的路全都消失了。此時，老先生的眼底唯一沒有消失是那個秀麗女孩，那樣美好的臉形輪廓、頸項弧線，那樣小巧白皙的手腕，那樣近乎輕佻與無邪的眼神口吻，那樣。

凌凌擾擾打定了主意之後，老先生咬著唇雙手緊緊扣著扶把，踩著一腳輕盈一腳沉重的不協調步伐，啪、啪、啪地直往樓下走。一路上，老先生恍恍惚惚、歪歪斜斜，心底一個漩渦不停地轉呀轉地，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有一種鳥叫克利希鳥。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不停地飛翔，只為在死亡前一刻，抵達一座北國島嶼。以後就不必再來回奔波了。那座島就叫克利希鳥，好幾次老先生差點就踩空，跌進漩渦裡。

跌跌絆絆下了幾層樓後，老先生還是不小心結實地跌了一跤，這次他的身子陡地撲向前去。

飛了起來。

診療室裡，面窗的老太太呆滯瞳眸裡，來來回回踏步走著一隻鴿子。

「快！快！老先生他」小護士簡直就要哭出來那樣，急急忙忙地衝了進來。

鴿子吃了一驚，撲撲舉起雙翅

老太太像看見又像沒看見那樣，瞬時眨了一下眼：

老先生蜷緊雙腳，艱困地揮動寥稀羽翼，啪啪啪，沉重的身軀讓他的雙腳一點一頓地不時墜地。突然，一陣旋風從背後襲來，老先生不小心絆了一跤，身子陡地向前撲去。霎時，他的雙腳本能一縮，便與腳下的踏實土地永遠分隔開來，此後他便以一種怪異的姿勢，既躊躇心虛卻又如釋重負地朝北國飛去，像一隻克利希鳥。

老太太像看見了又像沒看見那樣，又眨了一眨眼。

完